



两天三夜

· 抗联小说集 ·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兩天三夜.....	李 敏 (1)
深山密林.....	張 麟 (23)
炮手王.....	偉 羣 (39)
西 进.....	沐 南 (61)
老爷嶺之夜.....	張衛華 (78)

兩 天 三 夜

李 敏

雪 泊 露 營

1938年11月23日，在一个風雪交加的黄昏，我紧紧地握着馬槍，站在完达山的一个高高的雪峰上，聚精会神地傾听着一切聲音，丁望着四面八方。雪花紛飛，我眼前象挂着一幅白色的薄幕，只能隱隱約約地看見層層的雪山，以及那些象帶孝老人似的樹木。在這樣的天气里，連那些披毛野獸也宁可躲在山洞裏挨餓，不願出來覓食。我身穿一套單薄的棉軍衣，腳上穿一雙黃色的膠鞋，在風雪的侵襲下冷得發抖。為了使得身上暖和點，我在古老的青松下，不住地跺着腳。不行！于是我開始做劈刺的動作，嘴裏小聲數着“一二殺！一二殺！”這樣連續做了十幾次；身上才覺得暖和一些。

北風吹得青松搖晃，樹枝互相撞擊着，噼噼、唰唰地響。伴着這種響聲，在山下傳來了動人心弦的歌聲：

“木葉凋零，寒刺骨，白雪飛降，
抗日志士，殺敵疆場，
爭獨立，求解放，冒雪沖霜，
游擊戰鬥忙；
堅決抗戰，山高井水長，

宁战死，不願國亡，
不除日寇，不回家鄉！
……………”

啊！那是戰友們在山下篝火堆旁歌唱。這歌声隨着寒風蕩漾，震動了整個山谷，好像完達山、七星嶺子都參加了同志們的大合唱。

多么雄壯的歌声啊！在這陰森的黃昏，聽到這歌声，我立刻覺得在這深山叢林里，有許多的革命志士和我在一起，不再感到恐懼和孤單。

天慢慢的黑下來，山下的歌声也停止了，我在沉思着。

“小李子！”一個清快的聲音，打斷了我的思路。我忙轉過身去，模模糊糊地看到小馬已經站在我的身後。他換崗來了。

“小馬，我覺得時間不長，到點了？”

“還差點，我怕凍壞了你，提前來接崗的。”他的聲音低沉溫柔，我真沒想到小馬這個平常頑皮而又滑稽得要命的孩子，現在講話的語調，卻象大人似的溫和。

“不，你回去吧，小馬！不到時間我是不下崗的！”

“回去吧！你在我們隊伍中是最小的一个，大家都很關心你，我也……”他用手輕輕地推我下去。

我看他那個小樣，並不比我大幾歲，說起話來倒象個大人，就問：“你多大了？”

“十七，可你才十五歲，我總比你大兩歲呀！好了，這是崗位，不准再說了，現在輪到我的崗，你走吧！”

“噯，小馬，今晚可真冷，你要多活動活動，不然會把你凍僵的。我走了！”我說着背起馬槍下山去了。

我剛走不遠，忽然發現前面有個小黑影，很象是一個人在那晃動，我當是“情況”，悄悄地摸過去，大聲喊道：“不許動！”那人忙說“是我！”哦，原來是畢榮。

“畢榮，你沒睡嗎？”我問。

“能睡着嗎？這樣冷的夜，加上火堆燃燒的不旺，只是冒煙。”她說話時，下巴直打顫。

我將馬槍背好，幫助畢榮把一棵倒樹拖着走了。

“我告訴你個消息，”畢榮小聲地對我說，“徐主任說，明天我們要突圍了！”

“突圍！真的嗎？好極了！準備突圍後到哪個村子去，聽說了沒有？”

“到豆家圩子村，要我們宣傳小組做好準備工作呢。”

“這沒有問題，都是現成的。”

“小李子，將來我們可能分到各個團隊去呢！”畢榮的話有些沉重。

“到團隊不也很好嗎？”

“好是好，我就是不願意把咱們分開。有些男同志看不起女同志，說咱們累贅，我從心眼里不服氣。咱們在一起，可以和男同志比比看。我們也能獨擋一面呀！婁大姐比他們那些男幹部都能干，你說對嗎？”

“對，那是些好開玩笑的傻小子不講道理，說女同志不如他們。徐主任、劉排長不是都很重視女同志嗎？”我作解釋。

“據說徐主任是大学生，是嗎？”畢榮問。

“是不是大学生，我可不知道，反正他是個知識分子，人家都說他文武雙全。”

“裴大姐也念过書嗎？”

“她沒念过書，从小給人家当童养媳，后来参加革命才自学的。她1937年在湯旺河被服厂时，动员我們学文化，我就在那时才开始学識字。”

“咱們的徐主任、裴大姐多好呀！我們什么时候能鍛煉成他們那样就好了。徐主任虽然是个男同志，但是他的作風、态度，象母亲似的温和，一說就是‘小家伙’，‘小同志’。”她学着徐主任的样子，很可笑。

“畢荣，你看火快要灭了，再不去，同志們都要冻醒了！”我們拖着树，急忙往宿营地走去。

宿营地只有一个大火堆，兩边躺着的战士們，由于白天爬山行軍疲倦了，在雪地上鋪些树枝，把背兜兒作枕头，紧紧地圍着火堆睡了。黑夜包圍着这个火堆，鵝毛似的大雪飄落在同志們的身上，白白的一層。

他們都冻得蜷曲成一团团，膝部几乎接触到鼻尖了。

徐主任借着火光，在写着什么，手冻得好象連鉛笔都拿不住了，一边写，一边搓搓手，又不断地用嘴去吹落在本子上的雪花。他近来肺病复發，咳嗽得很厉害，再加上挨餓受冻，瘦高的个兒显得更細更高了。虽然他才三十二岁，但看他那副憔悴的臉色，已經象四十多岁的人了。

老張头坐在火堆旁边睡着了。他用双手抱着膝盖，垂下头，半張着的嘴流着口水，时断时續的打呼嚕。就是因为这个样子，大家都叫他“張佛爷”。

刘昌有排長，光着一只脚，將湿脚布挂在树条上烤，接着又补起他那張着嘴的靴鞅。他那双粗壯的手，冻得裂了口。針从

他手里滑下来，他边找针，边朝着我和畢荣說：“这针都是專給女人制的，小的拿不住，革命胜利后，我專制一根这么長的。”他用手比作一尺多長。

“哼，到那时，象你这样二十来岁的小伙子，娶上个漂亮媳妇，还用着自己縫？”老張头停止了打呼嚕，但仍然閉着眼睛在講話。

“老張同志，到那时，咱們就用机器一啾啾，过社会主义工業化的生活了！”刘排長用那只破鞋比划着，脚作着登机器的动作，一不小心，脚被树枝刺疼了，哎哟了一声。

“小伙子，怎样，冒进了吧！”哈哈，老張头笑了，我們也笑了。

这时，裴大姐披着一头一身白雪，从东山巡視、查崗回来。她臉緋紅，秀丽的兩只大眼睛閃耀着光輝，兼之滿身披雪，宛如仙女披着白紗下凡，不象的是她背着步槍，手里沒有拿花搖扇。虽然她已經三十五岁了，但是青春时期的美丽的綫条还没有完全消失。她到火堆旁边抖了抖雪，靠着火堆站着，目光时而投向正在睡覺的战士們，时而凝視火光，若有所思地半閉起眼睛。

我和畢荣把树枝向火里投擲，火星蹦落在正在睡覺的滿身披着厚雪的同志們身上，立刻嗞嗞地灭了。

我看見火堆旁的一盆煮熟了的树皮，說：“裴大姐，这是給我留的嗎？”

“是的，是給你留的，今天煮的不多，因为天冷，树皮冻的剝不下来，少吃点垫垫飢，明天再多煮，吃一頓飽的。”

“咱們不是要下山嗎？裴大姐，明天讓我們吃一頓小米干飯吧！”我仰着臉，笑着对她說。裴大姐象所有的母亲憐愛自己的孩子一样凝視着我，忽然眼睛里含着閃亮的泪，紧紧的拥抱我，

撫摸着我的頭，安慰地說：“快吃吧，明天一定讓你們吃一頓飽飯！”我因從小就失去了母親，常常羨慕過別的小孩子受到母親關懷的溫暖生活。我自從遇到了裴大姐後，就受到她對我母親般的關懷，此刻，我在她的懷抱裡看到她那憐愛的眼光注視着我時，我是感到多么溫暖和幸福啊！

我拿過小磁碗，盛上一碗樹皮就吃。這些不加鹽的樹皮，原是苦溜溜的，很難吃，但由於飢餓，熱呼呼地吃起來，卻覺得滋味不壞。吃完，我坐在火旁，烤腳布和鞋。

徐主任將鉛筆和本子裝到他的圖囊裡，站起來，把皮帽子脫下抖掉雪，又將背後的雪抖下來。他看見我凍得那樣，便低聲地問：

“小李子，才下崗嗎？冷不冷？”

“下崗好長時間了，那裡比這冷。”我回答。

“是啊，今天很冷，把他們都叫醒，起來烤火。”他說着就把戰士們喊醒，但戰士們不立刻起來，徐主任接着說：

“起來烤烤火，不然就要凍病的。看你們，縮得象個刺蝟，這那能解決問題呢，起來吧！”他把戰士一個一個拉起來。

“他媽的，老天爺也和咱們作對！”小馬剛下崗回來，就向火堆擠，背朝着火堆烤，這時，他那開了花的棉褲，起了火苗。

“小馬！小馬！你的褲子着了！”我着急的喊。

小馬頑皮地喊：“一二三！”往雪上撲通一坐，笑着說：“這年頭火燒屁股是常事，着什麼急呀，小李子！”

小馬站起來，屁股冒着氣，湊到我跟前，拉着長長的調子：“美麗的小娘子，幫幫忙吧！”把屁股朝着火堆，向我行了個九十度的鞠躬禮，逗的大家哈哈大笑。我假裝生氣，不理睬他。



小馬忙改口說：“報告小李同志，馬家遭了火災，請求女同胞幫幫忙！”他向我行了個軍禮。

我憋不住笑了，從帽子上拿下帶綫的針。這時小馬趕緊給自己下命令：“卧倒，”然後趴到木頭上，大家又一陣哄笑。徐主任也笑着說：“這小子，太頑皮了！”

我跪在那里，看小馬的褲子已坏得沒法縫了，說：“小馬，你大概下山的時候，扛着兩只腳，用屁股滑下來的吧？你看褲子爛這麼大一塊，又沒布，咋補？”

“小李子，若不就一條繩子，象結口袋嘴子似的結上吧。”他趴在那里，不得勁地歪頭看着我說。

“那怎麼行呀！”我說着，從兜里掏出一塊半舊的手帕來，往小馬褲子上貼。

“用你的手帕，我該怎麼感謝你呀！”

“不用謝，只要以後少說女同志的壞話就夠了。”

“那兒的話，你們真冤枉好人。小李子，說正經的，我將來一定還給你一塊好手帕。”

“將來，那麼要等多久呢？”

“不久，不久，將來，把鬼子趕跑了，到哈爾濱那大城市，買一塊最漂亮的、綢子的手帕還給你。”

“是啊，到那時候該多麼好啊！”我邊說邊給他縫。

徐主任看同志們都起來烤火了，对大家說：“同志們，今年我們的戰鬥任務，比往年更艱巨了，大批日本軍集中向我們進攻，我們人數不多，黨把堅守下江游擊區的任務，交給了我們，我們一定要完成這個任務。明天我們就要進行突圍，同志們有信心嗎？”

“有信心！一定要完成任務！”大家齊聲回答，聲音是那麼堅定。

大家望着火堆，唱起了歌：

“朔風怒吼，大雪飛揚，

征馬踟躕，冷氣侵入夜難眠，

火烤胸前暖，風吹背后寒，
壯士們！精誠奮發，橫掃敵江原，
.....”

天已經黎明。

小馬輕輕地推了一下我：“喂，要起隊了。”

姜家窩山上一場血戰

拂曉，屬於抗聯第六軍一師的我們這一支二十來人的小部隊，開始出發了。我們已經被敵人圍困在山里很久，斷絕了糧食，缺乏冬裝，正準備衝出重山和敵人的封鎖，解決供給問題，並擴充部隊。

裴大姐又象過去一樣，當隊伍走後，她唯恐丟掉了什麼東西，總要到各個火堆旁檢查一遍，然後才放心走開。她忽然發現我站在一棵大楊樹旁，用刺刀刻標語。

“小李子，快走吧！不然你會掉隊的！”她着急的催促着。

“掉隊？我從來也沒掉過隊！”我確實因自己從來沒掉過隊而自豪的笑着說。

“不要驕傲吧！”她說着，又走到另一個火堆旁去檢查。

我因為着急，手又凍得不靈活，好容易刻完最後的“！”號，后退兩步，小聲讀了一遍：“抗日救國是每個中國人民的光榮責任！”然後滿意地追隊去了。

我們踏着深過膝蓋的雪，穿過密密的叢林，爬過一個又一個山峰，跨過一個又寬又長的溝塘子，向光禿禿的雪峰——姜家窩山上走去。

狂風呼嘯着，使人抬不起頭來。正午十二點，我們登上姜家

穿山峰了。徐主任站在我們在雪地上新踩出的小道旁，向后看有沒掉队的同志，嘴里催促着：“快跟上队！”裴大姐在队的中間，注視前边尖兵小馬和稍拉后的刘排長。队伍离山最高处还有一百公尺，小馬已經爬上了山头。他忽然發現敌人的一个大个子尖兵也上来了。小馬猛扑过去，但他个子太小，被那敌兵压在下面了。当敌人拔刀要向小馬猛刺的时候，刘排長已經赶到，砰的一槍，敌人腦瓜就开了花。刘排長向自己队伍揮了揮手，表示發現敌人。徐主任、裴大姐知道敌人从北山上来了，立刻命令大家飞速搶占山头。小馬卧下来，以敌尸作掩体物，向冲上来的敌人射击，第一槍就把揮舞指揮刀的敌人干倒了。我也連滾帶爬地去和小馬卧到一起，向敌人射击。其他游击队员也都卧下来，向敌人开了槍。

三百多名敌人企圖搶夺山头，象一群野猪似地向上爬来。徐主任視察了一下地形：西面是数丈深淵，悬崖絕壁；南面是剛才我們过来的又寬又長的沒树木的雪溝子；东山較近，而且有树木可以掩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搶占东山，是最迫切的了。他爬到裴大姐身旁說：“我領十个人，从东山迂回到北山襲击敌人，你們在这先頂着，等听到北山槍响，就撤向东山！”裴大姐連忙答“是！”眼睛仍然望着敌方。

“跟我来搶东山！”徐主任向右翼的十多名同志說。

十多名同志立刻提起槍，向东山飞奔而去。

敌人以越来越密集的火力掩护冲鋒，迫击炮彈在裴大姐和我們身前后爆炸，白雪和土塊一齐飞起，落到我們身上；我們的身体被埋沒了，但又爬了出来。这时东山的槍声响了，而且可以听得出是对打的，这表明敌人也去搶东山了。裴大姐已經明

白战势是很紧张的，要大家节省子弹。

敌人继续冲上来，离我们只有一百多公尺远了，我们对敌人射击得更猛烈了。小马从腰间摸出一颗手榴弹来，挺起腰杆，狠狠地說：“你們来吧，叫你們尝尝这玩艺兒！”他使劲扔了出去，又連着扔出兩三个，十几个敌人一齐送了命，机枪也哑巴了。刘排長立刻滚下去夺取机枪，待裴大姐想劝阻时，他已經爬过去了。大家就以更加紧张的心情注视着刘排長的每个动作，集中火力掩护刘排長。

不幸，就在小马扔手榴弹的一刹那，一颗子弹从他腹部穿过，他手捧着肚子，血順手淌下来。我赶紧爬过去：“小马！小马！”小马被鮮血染紅了的手，搭在我的肩上，用力睜开了眼，嘴角帶着微笑，用耳語般低沉的声說：“干——下——去——吧，小——李——子！手帕……”可是他沒有說完最后的一句話，就閉上了眼睛。

我的心酸痛。我不願在这面对敌人的时刻流泪，但我怎么控制得了呢？泪珠兒落到小马蒼白的臉上，又滾落在雪地上。

槍声仍在紧张地响着。敌人又猛攻了，叫喊声使人嘔心。我輕輕放下小马，抓起小马那只沾滿鮮血的步槍，朝向冲来的敌人射击。

这时我看見刘排長已經爬到机枪跟前，他剛伸手去抓机枪时，敌人又扣上一排槍，子弹象雨点似地落在他身边。刘排長趴在那兒，可能負伤了。过了片刻，他重新抬起头，抓起机枪，但又一排机枪子弹落在他身上，他又趴下了。我們集中火力掩护刘排長，等待着他再爬起来，希望他活着回来，可是他再也沒有抬起头来。刘排長壯烈牺牲了！

裴大姐看見刘排長牺牲了，含着泪沉默了一刹那，激动的喊：“同志们，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！”她組織大家發射排槍打退了敌人几次的冲锋。

东山的徐主任被敌人包圍了，打的更激烈。这时我听到畢荣向裴大姐报告說：“子彈打光了。”但裴大姐仍注視冲上来的敌人，向同志们喊：“开槍！”我們最后一粒子彈放出去了。但敌人更狡猾，开始向我們匍匐前进，快离我四十来米远。裴大姐喊：“手榴彈！”我們最后的一颗手榴彈一齐扔了出去，剛才爬上来的一帮鬼子滾到山下去了。

我眼瞅着徐主任他們讓敌人团团圍住了。敌人又从三面向我們冲来。我們已經彈尽援絕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坚持不退，就等于甘心受擒。“快退，向南山！”裴大姐發出了轉移命令。敌人黑压压地冲上来，并且叫喊着什么。

突围的可能性很小。我在退却的路旁發現有个雪坑，乘敌人一乱，跳进雪坑，馬上被雪埋上了，沒有一分鐘的时间，我听见裴大姐高呼：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……”最后一声被一陣机槍声湮沒了。敌人的骑兵从我身旁飞奔而过，我觉得馬蹄好似踩到我的头上。我想起我身旁还帶有刺刀，万一敌人發現了，就和他們死拚一場。

“快快的！快快的！”这是敌人的督促声。接着是同志们激昂的歌声：

“高高举起呀，血紅的旗帜！”拍！拍！这是用馬鞭子打人的声音。但歌声还在繼續：“宁战死，不願国亡！……”

“巴格牙魯！”敌人的打罵声。接着又是女人的歌声，我听出这是裴大姐她們的声音。

难道我能躲在这里，让自己的战友被敌人抓住受这样折磨吗？不！我应当鑽出去，我有一把刺刀，说不定还能救了裴大姐她们。

我又听到：“同志们，勇敢的战斗下去吧，毛主席、朱总司令即将率领百万红军，来解放东北的同胞！”裴大姐他们壮烈的声音湮没在敌人的枪声里了，敌人杀害了裴大姐。

我要冲出去，也和自己的同志死在一起呀！但又转念：不，不能作无价值的冒险！徐主任和裴大姐常说：我们要保存力量，即使是保存下来一个，也还可以再起。现在出去，要是白白被擒，那才够冤枉的了。我苦痛地忍耐着。敌人的吵闹声、枪声、踩雪声也渐渐远了……。

寻 队

敌人走远了。天已经黄昏，布满黑云，狂风在怒吼。

我想站起来，但觉得两条腿硬棒棒的不能弯曲，好象不是自己的腿。勉强从雪坑里爬出来。裤子上的雪已冻成了一层薄薄的冰。我用手帮助腿做弯曲的动作，经过许多次活动，勉强站了起来。漆黑的天上，连颗星星也没有，我突然觉得世界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，我感到孤独和恐惧。狂风象野兽怒吼，风声里似乎还象夹杂着人的哭叫声，我神经质地打了个寒颤。

我怎么办？往那里走？没有星星，辨别不出方向。我不能停留在这，我必须想一切办法找自己的队伍！我把没有子弹的三八式马枪背在肩上，开始往前移动，并向自己下命令：“勇敢些，小李子，快走！”刚向南走了两步，我又想：到北山、东山看看，也许有负了伤的同志需要有人去照顾一下，如果这样，该多么好

呀！我可以背着他，一同去找游击队。我又向溝塘子跑去，边跑边喊，回答的只有深山的回声。我又往东山跑去，不知什么东西絆倒了我。我就坐在絆倒的东西上，并且用手摸着。怎么？摸到的不是倒木，也不象雪堆，我低头一看，啊呀！是一个人头，一嘴黑胡子，露着白牙，我惊叫了一声，头轟的一下，心似乎突然停止了跳动。我的腿象不能控制的机器，只是飞奔，总觉得死人在追赶着我。我翻过了两个大山，跑到一个山顶上，又被什么絆倒了。我实在没有力气再跑了。只是在二十四小时前，喝了点榆树皮煮的湯，以后再没吃东西，累得通身是汗，腿也軟了。我爬到絆倒我的倒木上，休息了一会，口干得厉害，順便抓一把雪送进嘴里。稍稍鎮定了点，我想：刚才我怎么啦？看見一个死的敌人就吓成这个样子，象一个游击队员嗎？我又想起了裴大姐，悲痛地哭了。

由于飢餓和一天的緊張战斗，疲劳达到極点，我多么想睡一会啊！不到几分鐘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忽然我听到一种怪叫声。猛醒过来，啊！是一群狼，在不远的地方嚎叫，爭夺着敌人的尸体，我立即起来，糟了！身边沒帶火，不能点火堆，槍里又沒子彈，怎么办？难道能讓狼把我白白吃掉嗎？这样，我不会再見到同志們了！……不！我不能成为狼的肉食，我要活，我剛剛迈入生活的途徑，……是的，我要活下去！我要消灭更多的敌人，为同志們报仇呢！我一边跑一边用木头敲打着树干，企圖吓跑狼群，我不时被倒木絆倒，臉被树枝划破，鮮血滴在白雪上，但，这一切我都忍受着，繼續往前跑，爬过了一座座的山和一道道的溝。

听不見狼的叫声了，我停下来，長長地吁了一口气，又將几

团白雪填进嘴去，覺得心神安靜点，被碰破的臉上、头上的伤口覺得疼痛，头也覺得有千斤重抬不起来，就斜依在松树的树干上望着天空。天漸漸放晴了，星星也露出来了，閃着寒光。午夜，狂風刺骨，把雪沙吹的满天飞。我坐在那里，不知是暈过去了呢，还是睡了。待我醒来时，全身冻得直發抖，身体虛弱無力，兩排牙咯咯咯地打顫。帆布黃膠鞋和里边的靺鞨草全湿透了，脚冻得又麻又疼，我突然意識到脚如果冻坏了，那就一切都完了，什么样的千里之馬，如果沒有蹄子，都是沒有用的。現在不象往年，在森林里設个密營，負伤的冻脚的，都可以到密營里随时休养几天。今年完全不同了，敌人不断的扫蕩，無法安置在一个地方，伤员也只好和好人一样行軍、打仗。我要想尽一切办法保全兩只脚。我开始脫鞋，但脫不下来，我想：难道脚已冻住了嗎？还是因为自己身体虛弱無力呢？我又用全身之力，脫了几次，最后好歹脫掉了，用雪往脚上冻处磨擦，約有一小时，觉着疼得更劇烈了，好象許多根針同时刺来似的。哦！明白了，这是好轉的征候，脚有知覺了。可是手和全身都冻得难以忍受，咬紧牙，繼續用头上戴的皮帽子上的絨布搓擦，然后將兩脚裝进皮帽子里。如果現在媽媽在我身旁，很想要痛快的哭一場，可是現在，哭能怎样呢？不要哭，坚强些吧！我虽然以極大的毅力控制着，然而泪水仍不由自主的滾了下来。問題又来了，沒有靺鞨草和干脚布怎么办？我打开背兜，找出了兩塊布，啊！我想起这是今年五月間，在小兴安嶺格节河畔，正与敌人战斗时，不巧我的初潮来了，当时裴大姐送我做月經布的，現在也不得不拿出来挽救脚了。由于坐的时间久了，好不容易直起腰站起来，一拐一拐的向前走去。